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盤古至唐虞傳 有熊氏創立制度 顛頊世怪盡妖平

卻說軒轅既為天子，內行刀鋸，外用甲兵。制陣法，設旌麾，天下有抗拒不順從者，率兵往徵之。當時草木繁甚，那鬱菴處，人不敢行。黃帝命眾披草木而行，以通道路。其土地東至於海；西至崑崙；南至於江；北逐重巒。合集諸侯符契圭瑞，而朝於釜山。初都於涿鹿，必環繞軍兵，立營保守。時有慶雲之瑞，遂以雲紀官。春官為青雲，夏官為縉雲，秋官為白雲，冬官為黑雲，中官為黃雲。又有黃龍土蚓見，蚓是土之精，那土生得大五六圍，長十餘丈。黃帝道：「這是土德之瑞，舉六相而天下治，神明至。」一日，夢見兩龍授圖，乃齊戒親往河邊，天雨甚。七日有黃龍負圖從河出，帝命臣寫以示天下。至翠為之泉，忽有一大鯉魚，泝河而上，背上負一河圖，向帝而進。黃帝跪而受之。蘭葉朱文，五色畢見，呈白圖以授帝。黃帝得其五要，乃設靈台，立五官以敘五事。有星官之書，因命星官大撓，占斗柄初昏所指月建，始作甲子。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乾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支。一支配一干，謂之日，而定之以納晉。又命臣容成作渾天儀以象問天之形，綜六術以定氣運。黃帝問鬼叟曰：「上下週紀可數乎否？」叟對曰：「天以六節，地以五制。用天氣者，六期為備。終地紀者，五歲為周。五六合者歲三十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，六十歲一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，太過不及，只此便見得。」乃因五量，治五氣，起消息，察發斂。以作調歷。歲紀甲寅，日紀甲子，而時節定，是己酉朔旦日南至，而獲神第，得寶鼎。冕侯問鬼叟曰：「是謂得天子紀，終而復始。」乃迎日月朔望未來，而以策推之，造十六神歷，積餘分以置閏月。三歲一閏，五歲再閏，十有九歲七閏，配甲子而設節以部之，於是時順而辰從。

命隸首作九草算法，命伶倫作律呂。自大夏之西，阮郈之陰，於嶰谿之谷，擇取那生得空竅厚鈞的竹來，斷去兩節間，制度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，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，而別十二律。其雄鳴六，雌鳴亦六，以比黃鍾之宮，生六律六呂，候氣之應，以立宮商角徵羽之音，治陰陽之氣。節四時之變，推律曆之數，起消息，正閏餘。命臣榮鐘黃鍾大簇等十二鍾，以為十二律。每月氣至，則設蔽節飛灰應之。命臣大容作成池之樂，命臣車區占星氣，自作袞冕玄衣黃裳，而衣冠之制興。又恐天下尚有玩梗不從化之使用，命臣揮作弓，夷牟作矢，以射人。命岐伯作鼓吹鏡角靈鞞神鉦，以揚德建武；命臣共鼓鼓弧，剡木為舟，剡木為楫，以運舟而濟道路不通之處。作天子所乘之輅，以行四方；作宮室之制，教民以模鑄金，以為金玉之貨，錢刀之利。當時百姓多病，乃命岐伯作內經，覆命臣俞附、岐伯、雷公察明堂，究息脈。命巫彭桐君因病處方，施藥餌，民因藥餌，得以療疾而盡年。

當時，西陵氏之女名嫫祖，為帝元妃，教民育蠶治絲繭，以供衣服。於是畫野分州，萬國以和。自是日日揚光，海水不波，山不藏珍民不習偽，官不懷私，市不預價，城郭不閉，見利不爭。風雨時若，人無夭折，物無疵癘，虎豹不敢妄噬，鷙鳥不敢妄搏。裔夷之人，原不服王化者，今亦來享。時帝庭生一草，名屈軼。佞人人，則草指之。鳳凰巢於阿閣，麒麟游於苑囿。天下大治。帝將逝，乃鑄鼎，鼎成，有龍垂鬚下迎，帝騎龍上天，群臣後宮，從帝者七十餘人。小臣不得上的，悉持龍鬚，鬚拔墮弓，仰扳莫及，各抱弓而號。因名其地同鼎湖，弓曰鳥弓。帝在位百年。年百一十歲，子玄囂立，是為少昊金天氏。後人餘季岳詩曰：

功德覓覓不可及，法師萬世與天齊。

鳳來麟游草辨佞，龍去鼎湖山雨淒。

這金天氏名摯，即黃帝元妃嫫祖所生。元妃未生摯時，見一大星如虹，下臨於華渚，感而生帝。黃帝在時，降帝居江水，建邑於今兗州府魯城城北，當時地名穹桑，號穹桑氏。少昊初立之元年，有鳳鳥至，少昊曰：「此瑞鳥也。前王有火雲之瑞，即以火雲紀官，今當以鳥紀官。」於是諸福之物畢全。乃立建鼓，制浮磬，作大淵之樂。後少昊氏衰，黎氏九人為諸侯而作亂。當時民間多有怪異，神鬼白日盡見。你家也驚恐，他家也懼怕，各處盡去請那巫覡到家祈禳。凡有個神眩廟宇、山川岳瀆處，便去禱告。你看他各處人家：

打鼓搖鈴，足下便把天罡步。書牒寫符，口裡不斷法語吐。你那獠牙妖，午夜無故經相遇。

與那紅髮神，黃昏何故攔阻路？男巫進言：「陳設酒醴憑汝酌。」女覡吩咐：「某家虔誠來告訴，

願你天神居上蒼，囑你人鬼回古墓。莫致兒童恐懼，莫使官民驚怖。」

此鬼怪，雖則人家將酒肉供奉他，那裡便得他去？常常驚雞弄犬，造禍作祟，沿村的打攪人。百姓不得安生，街上唧唧噥噥，不是道鬼，便是說怪。有個道：「我家昨日有個怪，作狀若屋倒一般響。高丈餘，彷彿似龍頭，眼是金睛，行路鏗鏘的聲。來時放一道黑氣蒙人，有被他黑氣蒙的，便把腥血四面灑人。我家大小，持槍刀去殺他，再莫想禦得他人。驚得一夜不敢睡，及將天明，變為人形去了，被黑氣蒙的方才好。不知今夜怎的，還來不來，真個好惱。」有個道：「我家前日來個怪，如燕子模樣，自外飛入。視之，乃一美婦人。長尺三四寸，容貌甚麗，小聲嚶嚶。我家問之，說他是天上玉真娘子。我聽得說是天上人，把香火奉事他。他道：『你家行善，我來報汝；明日你家有鬼火飛來，便變成人。他生得黑，能姦淫人家子女。被他奸了，口吐黃水，身上便會生出猴毛。我教你，他來時，大小只須用竹梢子擊去，他怕痛，或是變飛禽飛去時，或變成灰時，這灰只以瓦盆覆之，明日他便露出真形，將去拋在河裡便休。』說罷遂去。昨夜果有鬼火飛來，變成人形，便要來攬抱婦人。我家眾手以竹梢亂打，初變飛禽要飛去，被我們打得慌飛不去，暫然變成灰一堆。我依玉真娘子說，把瓦盆覆住。今早開看，是一猴頭，已叫人將往河邊拋了。」大眾聽得道：「各家也要備辦竹梢。」說罷而散。這都是少昊氏德衰，所以致得天下有這些奇神怪狀，攪害民生。叫作：

勢敗奴欺主，身衰鬼弄人。

自是災禍薦至。少昊氏崩，在位八十四年，壽百歲，葬於今之兗州曲阜縣古雲陽山，故後世又曰雲陽氏。兄昌意之子高陽立，是為顛頊。

當時，昌意娶蜀山氏之女，名昌業，是為女樞。一夕，見天上有瑤光貫月，感而生帝於碣水。年十歲時，魯佐少昊治天下。二十歲即帝位，以水德紹金天氏為天子。初國高陽，今保定府東南七十里地方，故號高陽。建置帝丘，今濮陽是也。元年顛頊治世，乃命南正官名重者，司天南正。於是治歷明時，思：「天下如此多妖，怎的少昊氏前，便沒有妖？我知道了。一念之善，祥風和氣；一念之惡，妖星厲鬼。吾之心正，則天地之心亦正。吾之氣順，則天地之氣亦順。」於是虔誠致敬，祭祀天地山川。果然是：

人心生一念，鬼神即皆知。

善惡若無報，乾坤必有私。

那天地山川正神，見顛頊命官南正，虔誠致享，自然來格。但聽得東村裡，捉得一個小兒怪，生得怎的？東村那人道：「三日夜，各人就榻將睡，聽得房門外的響聲，開門一看，乃一白骨小兒，四向趨走。始叉手，後擺臂，骨節便格格響。我呼起眾人，厲聲喝之，小兒跳上階。再喝，小兒募入門道：『兒要乳吃。』用拳擊之，隨拳墜地，又曰：『兒要乳吃。』家人以棒亂擊，小兒骨頭，節節解散，散而複合者數四。叫家人以布囊盛住，提去三五里遠，投入一枯井中。次夜又至，手擊布袋，在庭上拋來擲去，跳躍自得。家人又擁出擒住，復以布囊如前盛之，緊緊捆縛，又把索子懸個大石頭，沉在河水深處去了。次夜又來，左手拿囊，右手執索，趨走戲弄如前。我家人已預備大木，鑿空其中，待他來，擒於空木中藏之，以大鐵葉壓住他兩頭，以釘釘之，把酒肉同往，懸巨石，流之太江。小兒又欲負木趨出，我等囑道：『我有酒肉相謝。』乃將酒肉祭奠之，今不復來矣。」

又聽得西村捉有一個女人怪。這女人怪，生得怎的？西村人道：「我西村有一空木，高十餘丈，廣數圍，中空心可容人。昨日遠遠見一女人，穿著緋裙，跣雙足，袒膊披髮而走，其疾如風。漸近前，和我西村一人道：『後有人覓，但說不見，恩德甚甚。』女人遂奔入枯木中。約半個時辰，見一人乘甲馬，衣黃金衣，身帶弓箭，奔逐如電。每一步行二十餘丈，或在空，或在地，到我西

村，問曰：『見緋裙女人否？』眾道：『不知。』金衣人曰：『勿替他藏，此不是人間女子，乃飛天夜叉，夜叉有黨數千，柑繼在天下害人，已八十萬矣。今已被擒戮，獨此是最兇惡的，昨夜三奉天帝命，逐來至此。』我西村人聞此，乃教他云：『躲大空木中。』金衣人便向空木下，入木窺之。緋裙女人走出，拔空而上，金衣人逐去七八丈許，漸趕入霄漢，投於碧雲中。仰望空際，忽明忽暗，久之，兩下三數十點血，想緋衣女人中流矢也。」

話分兩頭。自顓頊以後，神不侵民，民不瀆神，九黎諸侯也不敢作亂，民安其生。帝乃作歷，以孟春之月為元，是歲正月朔旦立春，五星會於天，歷於營室亥嫩嘗之次，冰凍始泮，蟄蟲始發，夜來雞鳴始三號。天地萬物，自此和順。顓頊氏問：「民間還有妖魔怪異否？」俱奏道：「聖人治世，萬物惠和，妖滅怪消。」顓頊大悅，命飛龍氏曰：「為我作崇德象功之樂。」飛龍氏領命，會八風之音，造為一曲，名「圭水曲。」如何叫作八風？東北曰條風；東方曰明庶風；東南曰清明風；南方曰景風；西南曰涼風；西方曰閭門風；西北曰不週風；北方曰廣莫風。作樂正要節宣這些風氣。顓頊氏道：「汝這曲，奏時何如？」飛龍氏道：「我這曲一奏，能召和氣而生物。」顓頊命奏之，但見：

數宮之應氣清明，刻羽流商亦和平。笙簧幾度，琴瑟幾更，山效珍而含澤布氣，水產金而瑩徹有情。

調陰陽則六英樂奏，鑄浮金而大林遠鳴。

顓頊聽了這樂，見了浮金效珍之異，喜孜孜道：「是可以享上帝，朝諸侯矣。」遂名其樂曰「承雲」。

顓頊氏靜淵有謀。潔誠祭祀，理四時五行之氣，以教化萬民。北至於函陵順天府；南至於交趾；西至於流沙居延縣；東至於蟠木。莫不來屬。

話分兩頭。這蟠木地因是東海中一山，名度索山，山上有一株大桃樹，枝葉繁天，蟠屈有三千里遠。這三千里，內外人民，皆借這株桃樹生活。那桃樹生得：

枝枝金露翻風，葉葉碧綠青蔥。下蟠無數龍蛇藪，幾多狐狸鹿兔蹤。

上棲不盡鸞鶴，與那烏鶯鴉叢。花開萬里迎紅日，實結千尋滿太空。

千村盡仰細核熟，一年一度衣祿豐，知是聖神饒瑞德，處處桃花一樣同。

那度索山下，千鄉萬村的人，一年一度，摘桃颺海，來各處販賣。顓頊氏之世，卻分外飽滿豐大。度索山下人，也知顓頊氏的治平，所以蟠木之地俱服化賓從。在位七十八年，崩，年九十一歲，葬於濮陽東昌府。

少昊之孫帝嚳立。帝名峩，蟠極所生。帝甫生時，即自言曰：「我名叫作峩。」韶齡便能施行，窮極道德。年十五，佐顓頊，受封於辛；年三十，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。說他起基於辛，故號高辛氏。都於亳，今河南偃師縣。元年，命臣典樂聲歌，名曰九招之樂。是時有房王作亂，帝乃募天下：「有人能得房王頭者，賜金千斤，分賞美女。」辛帝有個犬，字盤瓠，毛生五色。帝出入，犬常隨之。辛帝出了這令，犬便不見。不知這犬走去見房王。房王見是王犬，大悅，曰：「犬亦來歸我矣。」令人張大宴會，為犬作樂飲酒，犬叫跳自得。房王道：「犬樂，必我有天下分。」不覺醉臥。盤瓠看睡熟，咬房王頭而還，無人知者。辛帝見犬銜房王首，大悅，厚與犬肉糜，犬不食。經一日，辛帝呼犬，犬亦不起。帝知犬欲封賞，乃封為會稽侯，美女五人，食千戶。那犬也會與五美人交媾，生三男六女。男生時，雖似人形，卻有犬尾，其後子孫繁盛，號犬戎國，只今土蕃。

話分兩頭。帝嚳有四妃，元妃有郤氏之女，名姜嫄。姜嫄一夕出野，見巨人跡，上浮青氣，下騰彩色，心上不覺忻然喜悅，把腳踐之，一發心動起來，肚裡便懷有孕一般，期年而生下一子。姜嫄想道：「這子不從男女媾精上產的，只因一時見那巨人跡，失足踐之。便生下此子，決是個不祥物件。」叫宮人道：「你們抱去，丟在隘巷裡，憑他死活便了。」及至丟在隘巷，隘巷中不常有牛馬走動，哪裡敢近著他身？遠遠走開去，驚怕踏著他。那宮人見這兒子，馬牛不敢踐，卻有些古怪，回報姜嫄。姜嫄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徙置林中，任他怎的罷。」宮人又從隘巷裡抱往林中去，適林中有人在那裡丁丁伐木，口裡唱云：「手辟乾坤開粒食，於今不道神農氏。」宮人見伐木人唱，怕伐木人抱去，把來丟在河裡冰上，道：「待他凍死也罷。」宮人抱往河邊，忽見有瑞鳥上下呼鳴，一拋在冰上，方呱的一聲，那些飛鳥，將羽翼上下覆住，驚怕河冰凍著他身。宮人見了，一發駭異，回報姜嫄。姜嫄道：「卻必是祥瑞之子，方如此神異。」命宮人收回養之。及為小兒童，其志不凡，便屹如巨人，志欲有所樹立。他出與兒童輩戲，便好種麻種粟，及成人，遂好耕農相地，以為稼穡之事。帝又娶陳豐氏之女，名慶都，生於門維之野。時天大雷電，有血流潤大石之上而生慶都。年二十，嘗觀三河之首，一日遇赤龍品圖，倏忽間，奄脹風雨：

這風不是花信間間，不見搦風飄蓬；這雨不是濯枝撥火，不甚淋漓零零。

這是來不破口的太平雨，濟不及地的君子風。